



曹建章 著

宝文堂书店

通俗历史小说

珍珠泪

珍珠泪

曹建章 著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部反映唐代天宝年间渤海盛国靺鞨(音末合mò-hé)人生活与斗争的通俗历史小说。靺鞨人即满族的祖先,公元六九八年(唐武则天圣历元年)在我国东北地区建立渤海国,与唐朝交往频繁。小说通过海参崴小渔村两颗大珍珠出海以后所引起的一系列抢夺争斗和采珠、护珠者几家人的悲欢离合与爱情关系,从侧面反映了靺鞨人民的生活以及渤海地方政权与唐中央政权的关系。故事曲折生动,读后能增加许多历史知识。

封面设计: 王建权

责任编辑: 吴 越

珍 珠 泪

宝 文 堂 书 店 出 版

(北京东四八条62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彩虹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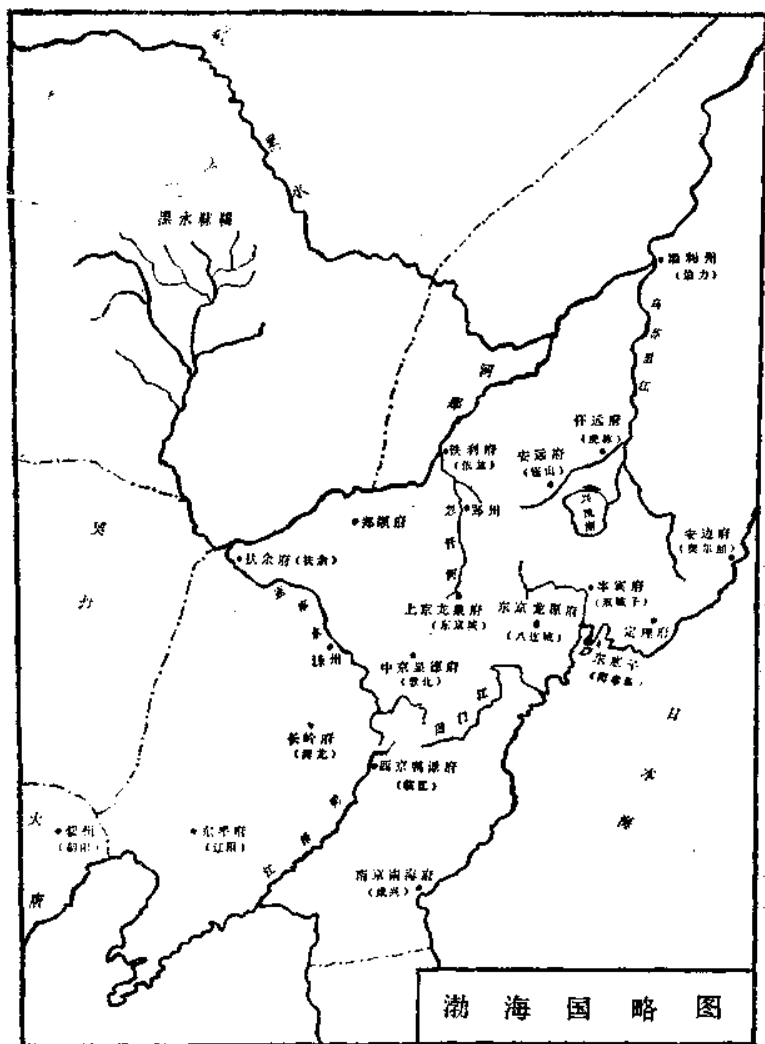
字数273,000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12³/₈ 插页2

1986年6月第1版

1986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21,000册

书号: 8070·350 定价: 1.60 元



目 录

第 一 回

千里奔波，求义兄收螟蛉义子
漂洋过海，去异邦寻异姓骨肉 1

第 二 回

载歌载舞，秣羯人狂欢庆婚礼
快人快语，新娘子负气解腰铃 18

第 三 回

有心瞒骗，白头山天池降仙子
无意得宝，海参崴碧水出珍珠 36

第 四 回

爱子爱珠，两头全舍不得
戏言戏语，丈夫顿生疑心 55

第 五 回

贞惠公主，奏君欲赴长安去
铁马都尉，奉命奔走海参崴 69

第 六 回

艺高胆大，铁马都尉护宝夸海口
拦路抢劫，雕弓道人害人反被伤……………87

第 七 回

掉换客房，盗贼乘虚而入
眼见调情，夫君愤然走出……………105

第 八 回

班门弄斧，假武士初试鸳鸯剑
情真意切，真剑侠收徒大东林……………121

第 九 回

隐姓埋名，铁马都尉装聋作哑
捕鱼养马，滩头老翁舍药行医……………136

第 十 回

以假乱真，喜大爷取宝和尚施计
以真证假，大钦茂验珠府尹丧魂……………151

第 十 一 回

颇逛京城，高维天巧遇素姐
愁醉街路，王伯云结拜哑侠……………167

第 十 二 回

录事老爷，重见都尉惊破胆
云珠姑娘，采集芍药吓掉魂……………184

第十三回

云游四野，素姐羞见云作飞
深更入宅，都尉怒斥王少新 200

第十四回

无意相遇，大松奇盛京识雕鞍
有心隐瞒，小双全河滨试哑巴 216

第十五回

贞惠公主，受封两府巡察
单鞭武士，献艺考取都尉 231

第十六回

心怀疑窦，法慎佛殿寻珠
狭路相逢，法通求医被擒 242

第十七回

寻找父母，大东林单身出游
拜访朋友，云作飞携女下山 256

第十八回

好人相助，亲姐妹闹市开店
无赖行骗，假夫妻遭罪入监 271

第十九回

仗义疏财，望富楼解囊救孤女
舍生忘死，率宾府探监认亲规 286

第二十回

- 夜半篱墙，小壮士独闯向阳滩
清晨送行，老渔翁指点龙原路 300

第二十一回

- 秉公断案，高府尹收留假夫妇
黑夜练武，王素枝重会真郎君 314

第二十二回

- 金佛殿里，大松奇上当取假货
椴树林旁，王柏云杀贼得真珠 331

第二十三回

- 马落陷阱，麻搭岗迷路遇猛兽
箭伤生父，正南岭征途救阿玛 345

第二十四回

- 悲欢离合，十载失散喜相逢
珠厓泪眼，一夜诉说苦中甜 359

第二十五回

- 铁马都尉，取宝雕弓作证结案
贞惠公主，因双龙珠论功封赏 375

- 后 记 389

第 一 回

千里奔波，求义兄收螟蛉义子
漂洋过海，去异邦寻异姓骨肉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一个风和日丽的夏天。

山东登州^①城的南郊外，有一个办私塾的老先生，在这一日的午牌时分，忽然丢失一个六岁的小顽童，闹得全家不宁，邻里不安。

这登州地方，是大唐与日本、高丽和渤海国的通商往来口岸，过往的商客、官员甚多，路过这里去长安的学生僧也是岁岁皆有。

住在南郊外办私塾的老先生，姓云名庆，字作飞，年岁五十开外，腮下留着五绺长须，头顶上打着牛心发卷儿，插着一根紫铜的发簪，身上穿一件深蓝色的土布长袍，腰扎一条青色宽带，脚穿麻鞋，满面红光，一双闪着亮光的眼睛，显得格外精明。

云作飞年轻的时候，在幽州^②刺史^③罗艺的门下当过几年都尉^④。因为没能捉住一个路劫官府财银的江洋大盗，被罢了

① 登州——隋置，故治在今山东牟平县，后迁蓬莱。

② 幽州——今北京。

③ 刺史——官名。唐代的刺史是一州的行政长官，相当于明清的知州。

④ 都尉——官名。地方官的副手，管文的称“丞”，管武的称“尉”。都尉是州官的副手。

官。从此，云作飞背起一口宝剑，在幽州通往长安①的路上，为富商巨贾们保镖。谁知命运不佳，在人烟稀少的五台山东麓将他保的一批贵重货物丢失了。为了逃避赔偿，他携带妻室，逃到登州郊外隐居起来，开一间学塾，教几十个顽童读四书、五经。夫人陈氏，闲来种点儿菜，种点儿药材，日子过得还算宽裕。

陈氏三十五岁开怀，生了一个女儿，取名云珠。如今女儿刚六岁，就跟爹爹学武习文。孩子是最聪敏的，习文能赋诗绘画，学武能抡枪弄棍。陈氏心疼女儿受累，时常埋怨丈夫不体谅女儿年幼无知。

一天午牌时分，老夫妇二人正指着女儿云珠说长道短，房门忽然被人推开，走进来一个四十多岁、身披玉色绒绣禅衣的和尚，只见这个和尚腰里挂着宝剑，身后背着一个六七岁左右眉清目秀的小男孩儿。这男孩儿被那和尚放在地下，见了陌生人，突然哭喊着说：

“讷讷②……我要讷讷……”

云作飞放下手中的茶杯，举目一望，这个风尘仆仆的和尚不是别人，正是他从前的同事王柏云。这时候，云作飞急忙上前把孩子拉在身旁，惊异地问：

“哎呀呀……贤弟为何落得这般模样啊？”

“咳……一言难尽哪……”接着，王柏云就泣不成声地把自己的不幸说了一番。

这个王柏云本是关外渤海国的靺鞨（音末合 mò-hé）人氏。

① 长安——今西安。唐代京城。

② 讷讷——满语：妈妈。

那靺鞨族就是女真族的前身，也就是满族人的祖先。这个王柏云曾与云作飞一起在幽州衙门里当过都尉。王柏云跟云作飞学了一些武功，云作飞又跟王柏云学会了不少靺鞨话，两个都尉当年就是莫逆之交。

王柏云的妻子原来住在幽州近郊，他时常从衙门里回家，结识不少乡土豪杰。他暗地里伙同乡里人抗租税，结果被坏人告发，官府捉拿他入监治罪。早些日子王柏云买通牢卒越狱逃出，官府追至其家，杀了他的父母妻室，逼得他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是抢出一个六岁的男孩儿小双全，又从一个寺院里抢出一身袈裟，想潜回渤海故地。官兵在山海关悬赏捉拿王柏云甚紧，他想到山东泰山的寺院里出家，这才背了小双全先来登州看望云作飞。

王柏云说完了这段令人痛恨的往事，抢前一步，突然跪在陈氏面前，苦楚地哀求说：

“嫂夫人，请将双全收下，给兄嫂做个义子吧。日后我王柏云万不能忘怀兄嫂的恩情……”

云作飞急忙上前扶起王柏云，手足无措地说：

“这怎么使得？你父子二人，不如就住在寒舍，为兄虽然清苦，一日三餐粗茶淡饭，倒还管得起，你我兄弟朝夕共处，岂不快活？”

王柏云从地下缓慢地站起身来，用袈裟衣襟擦了把热泪，低沉着声音说：

“兄嫂何知，眼下明皇宠臣安禄山发兵反叛朝廷，中原百姓，均遭涂炭。为弟不是落为囚犯，便是从军替安禄山伤害生灵，眼前脑后都没有我的活路，不如看破红尘，了此余生。”说到这里，王柏云将七星宝剑背在身后，向云作飞和陈氏深施

一礼，理了理身上的禅衣，毅然夺门而出，骑上快马直奔泰山而去。

云作飞一手没有扯住王柏云，紧忙奔出了茅屋。小双全见父亲撇下他独自走了，也声嘶力竭地喊着“阿玛^①”追了出来。云作飞见王柏云策马扬鞭已经去远，无法再追，只好回过头来先哄双全儿。

小双全在他阿玛的背上背着奔跑了几天几夜，早已经人困体乏，哭了不到半个时辰，就昏昏沉沉地睡去。时值中午，老两口把双全抱到床上，又把云珠放在双全的身边，看着两个孩子全睡熟了，他二人也躺下午睡。

云作飞一觉醒来，忽然发现双全已经无影无踪了，急忙推醒身边的陈氏。老夫妇二人到处寻找，可是在这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里，哪儿也没有小双全儿的踪影。

云作飞急得脸上热汗滚滚，坐在屋子里唉声叹气。他万分悔恨自己一时粗心大意，不到一个时辰，竟会把王柏云的儿子给丢了。

突然，陈氏一脚迈进门里来，高声喊着：

“我的老爷子呀！你还坐在那里发什么愣？村北的张二婶说，半个时辰前，她看见一个穿红裤素袄的小男孩儿，跑到村外头去了，你还不快到荒郊野外去找找看！真急死我了……咳！”

一句话提醒了云作飞，忙从墙上取下宝剑，急冲冲地走出院外，往村北的路上奔去。

村北是一片荒凉的坟地，野狗饿狼四出。再往前走，就是波涛汹涌的大海了。云作飞深怕小双全出事，心里十分焦急。

① 阿玛——满语：爸爸。

他一气走了四里来路，忽然看见大路旁边有几堆未干的马粪，¹他站住了脚，琢磨这马队是往何处走的。冷然间看到路旁一棵椿树的枝杈上，挂着一个小蓝布包儿。这个时候，云作飞也无意去探究那蓝布包儿里装的是什么。他呆痴痴地站在椿树下东顾西盼，又向几位过往的行人打听了一番，可是谁也没见过穿红裤素袄的小孩儿。他无可奈何，才慢不经心地用宝剑把挂在椿树上的蓝布小包儿挑了下来，解开一看，原来是一封用黄麻纸写的书信，包里还有一锭一两重的黄金。云作飞忙将书信展开一瞧，只见信上写着：

失主台鉴：

吾拾得一鞑鞑人后生，若不将此后生携走，野狼必然夺其性命，若寻得失主，又无余暇，念吾无儿无女，收留抚养。奉黄金一锭，足资来异国寻子。

渤海盛国率宾府

东底子噶珊^①义士

云作飞用颤抖的双手捧着这封短信，一口气儿读完，心里升起一团烈火，不觉顿足长叹：

“哎呀呀！我来迟了。这渤海盛国，是鞑鞑人的国度，在长白山以北，国王是大唐皇帝册封的左骁卫大将军。这东底子噶珊是个有名的渔村，离此地四千里之遥，我云作飞如何能找得起呀？咳……好在这孩子是被鞑鞑人拾去的，总算日后好向王柏云有个交代！”

云作飞只好收起书信、黄金，急忙回转。他走在路上，心里默默地想着：“等王贤弟下次再来，将此信和黄金一并交与

^① 噶珊——满语：部落。东底子噶珊，即今海参崴。

他，他若愿意寻子，就让他回故国去寻吧。”

云作飞无精打彩地回到了家中，将双全已经被鞑鞑人带走的事儿向陈氏叙说了一番。陈氏听了，也无可奈何，只是悲伤地哭了一场。

六年以后的一个初春，云作飞忽然接到王柏云的一封信，说他在泰山呆不下去了，要到边塞寻个寺院呆下；信中打听他儿子的生活状况。一看写信的日子，竟是两年以前，也不知道捎信人怎么会耽搁这么长时间。信中打听小双全，自不免勾起两个老人的伤感来。云作飞热泪盈眶地向陈氏说：

“怪我年迈无志，如其不然，我愿赴渤海出游一番，为王贤弟寻子，死也心安理得了。”

陈氏擦了擦湿润的眼眶，白了丈夫一眼，冷笑了两声说：

“你还是个做过都尉老爷的人，一生走南闯北，会把一个活蹦乱跳的双全丢了，今生还怎么有脸去见王都尉的面？没儿子盼儿子，有了儿子又丢了，到头来云珠出了嫁，你我死了，连这把骨头也得让饿狼叼了去！”

一席话说得云作飞浑身热血如沸，他激动得嘴唇也发了青，冷丁从椅子上站起身来，用双手托着五绺长须，愤然说：

“罢了！没有想到今天你也嘲弄起我来。我马上进城打听去渤海国东底子的路。你若有志，咱们一家三口一起上路，不找到小双全，我死不瞑目！”

说罢，云作飞匆匆换了件衣服，直奔登州城里打听去渤海国的路途去了。

日落之后，云作飞喜滋滋地从登州城里返回了家门，告诉陈氏说，三天以后，有一艘大官船去日本国和渤海国送陶器、

瓷器，要在东底子靠岸，运回海参、珍珠和手工奇货。他花掉了渤海义士留下来的那锭黄金，讲好了一家三口乘这艘官船去东底子一游。

陈氏听了此话，笑着依允了。一家人赶紧收拾行装，变卖了粗重，把四书、五经和随身兵器都打点好了；陈氏还特意带了些蔬菜、药材的种子，并将那十二岁的小云珠改扮了男装。

云作飞一家三口从登州上船，一路顺风张帆，一个多月的工夫，这艘载货的大商船，绕过了百济半岛，经过日本国土，转向了渤海国的东底子噶珊。

这一天，风和日丽，大帆船缓缓地绕过东底子噶珊南端的一个大岛子，正往一个蟹钳状的大海湾里徐徐进发。

平静的海面上天连着水，水连着天。

云作飞领着陈氏和云珠，站在船尾，瞧瞧那巍峨的海岸奇峰，望望那水天一色的海洋，心情异常畅快。

东底子渔村，座落在海岸北面的一道岗子下。这道岗子上长着绿茵茵的挺拔松林，海边的沙滩上闪烁着无数耀眼的沙金星儿，真是一派绿涛映碧水，黄沙闪金粼的景色。

大帆船快靠岸的时候，云作飞看见十几艘靺鞨人的渔船，在两艘小舢舨上，各坐着十几个头扎红纱巾、身穿白绸子短衣、下身穿着水绿色长裤的靺鞨姑娘，微笑着向云作飞一家三口招手。

海滩上簇拥着二十多个男女渔民和商贩，有的以绸缎换海蟹，有的用瓷器换珍珠。

云作飞又往远处一看，离海岸二里路远的山脚下，是一处七八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原来这里就是他所向往的渤海国东底子噶珊了。

云作飞当年做都尉的时候，常与王柏云和渤海国的靺鞨人来往，他不仅能说几句靺鞨话，而且对靺鞨人重礼仪的风尚，也略知一二。此时，他领着陈氏和小云珠，在海滩上穿过了一簇簇人群，仔细地一听一瞧，却发现有的靺鞨人还会说几句汉语；有些靺鞨人头上戴的、身上穿的，也学着大唐内地的服色。

云作飞带领妻女走出人群，抬头望了一眼远处，刚要进村，忽然看见身旁有一位身穿白衣小褂儿、藏青色的罗裙、腰间扎一串像大手指肚那么大的铜腰铃儿、身前飘着一只红色绣花荷包的女人。这个标致的女人手中端着一个大陶盆，盆里装着十几条半尺多长的大海参。云作飞瞧了瞧那些大海参，不禁失声对妻子说：

“哎呀！这儿出产的海参之大，是我初次所见。登州的海参，哪有这么肥壮啊？”

那位女人听了这话，就停下了脚步，向云作飞一家投过来惊奇而敬慕的眼光，然后又抿嘴嫣然一笑，放下手中的陶盆，双膝向下弯曲，双手按在膝盖上，笑容可掬地说：

“老瑟夫^①，你们是从大唐来的吗？我们噶珊里常有大唐和日本国来的客人呢。”

云作飞仔细地打量一番这位爽朗的女人，觉得她也就是二十六七岁的样子，生得端庄美貌，眉清目秀，她那红润的脸腮，流露出一股真挚的笑意，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含着深情。云作飞见这位靺鞨妇女落落大方，就笑盈盈地躬身说：

“请问这位赫赫^②，此地为何称为东底子噶珊？”

① 瑟夫——满语：先生。

② 赫赫——满语：女人。

这位女人伸手摸了摸小云珠的头发，瞧瞧小云珠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喜滋滋地说：

“啊，老瑟夫，听我家男人说，我们渤海国西管到营州^①，东管到大海，这东底子嚙珊还不是东边到底的意思吗？”

“噢！……”云作飞恍然地点了点头，他又低下头去看了一眼脚下的那盆海参，若有所思地说：“此处的海参，可谓难得之佳品。在大唐内地，我还没见过这么肥大的海参呢？”

这位文静的女人笑了一笑说：

“渤海郡王是大唐皇帝所封，我们也都是大唐的臣民。我们率宾府^②哪一年也得向大唐朝廷进贡几十马垛的干海参，供皇族贵戚所用，你们内地的黎民百姓，也许是难以尝到的。”

云作飞听了这些话，神情豁然开朗，风趣地说：

“如此说来，这里称为东底子嚙珊，就有些不贴切了吧？不如将此地以海参之意命名，才更妥当呢。”

鞞鞞女人欣然地说：

“哟，老瑟夫算是说对了。前年，我们率宾府府尹高大人来到这儿，见这里出产的海参又肥又大，他就把东底子的名儿改成了海参崴。老瑟夫是大唐来的客人，怪不得我家男人说，大唐的汉人多是才华横溢之士。这不，你想到的事儿，跟我们的府尹大人想到一处去了。我们当地人，叫起海参崴来有些不便当，还是叫东底子嚙珊顺口呢。”

云作飞一听这话，觉得自己有些个失言，急忙施礼陪笑说：

“老朽乃笑谈之言，大姐不必认真。请问赫赫尊姓芳名？”

① 营州——今辽宁省辽阳市。

② 率宾府——在今绥芬河下游双城子（乌苏里斯克）附近，现属苏联。